

2023-12-01 Fri

武士与螳螂

日本武士元素与螳螂的结合

2023-12-01 Fri

肠道

2023-12-01 Fri

巫师猎人

2023-12-01 Fri

大树绽枝

泰坦

战争的恶魔

一个大球，上面伸出许多全副武装的日本武士的上半身，挥舞着刀剑
那个大钢球

或者是一个大肉球，上面有很多不死人狰狞着

插花

晴日，海天一线
海边的道路，有着白色的欧式花瓶形护栏
画面中心的女孩（在匆匆前进时）手里的花散了出去
花的散开和女孩的行进使花的“气溶胶”形成一个大的半椭圆
女孩笑了，也顺势将手散开

黄金树

树冠如圆形
金黄的树叶漫展延伸
如同打翻的水杯的水渍一样延展而绽放的
枝条漫绽，而树叶煌煌而明亮

夜晚开花，如同银河

(以前展现的更多的是金黄光明，如今更多地是展现树的枝条漫绽感)

一般人与我的区别

一般人与我在看到一个场景，一个图片的时候，心中可能都会出现某种微妙的、未被言喻的感受和看法。一般人可能更会寻求平常的词汇去概括它，同时也是扭曲了它、把它平庸化了。就像是连续的雨水打在地上，只是流入了离散的坑洼而已。而这坑洼，也就是词汇通常太过通用，以至于失去了那微妙的意思。而这微妙的感受，因为产生自自己的大脑，又未被言喻所显式地记录，所以像梦那种潜意识一样转瞬即逝，特别是在你用语言描述它以后。

平常人更多地会把那些感受当做是平常的、已被通用语言描述过的感受

而我会捕捉到那微妙的感受，从而全力用各种语言（比喻、诗化语言、画面、音乐、乃至于一整个故事……等等）去放大和夸张这种感受，以至于它不被遗忘。

我不会放过简陋的语言的缝隙之间、未被描述的东西，何况这语言的漏洞如此大，语言对世界的采样点如此稀疏。

如果它实际上的确就是一种普通的感受（而只是给我的感觉很新奇而已），那么我也同样贡献了一种新的、更详细的诠释方法和表达“词汇”。这是一种兜底，也即意味着无论什么情况我的表达都是有价值的。

葬

大雪降落不停
眼前的世界化作一座无顶的大教堂
这是世界的葬礼

要迎来春天啊

打翻在地

树的枯枝漫延展
如同打翻在地的水杯向四方飞溅流出的延展
如此繁复密集的枝条与细流
圆形

片雪阳光

到了融雪之时，冬日阳光明媚
公路上的一片雪，融化如积水的镜面一般晶莹
但雪的颗粒仍在
阳光丰盈在其中

监狱的大家

初入监狱，似乎每个人都各有性格，各有与别人全然不同的特点

有神棍

有寻找超自然的家伙

有黑帮

有冬眠的熊

有老乌龟

有喜欢喝酒的大叔

但随着一件又一件事的发生

我逐渐看到，各个人的“外部属性”底下的“人”本身

看到了他们的思考，看到了他们的焦虑，看到了他们的绝望、复杂与希望，以及他们面对它的态度

原来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是我。

可各人的禀赋与面对这些的态度又不同，处境又不同，从而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多元

大家又不一样。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他是一个来到世间如同悠悠一闪的人

他是孤儿，出生起就没有依靠。我在监狱里问他，他轻松地说，在监狱里倒是挺好，稳定又安全。监狱里数十年如一日的生活（监狱里从入狱第一天的到出狱前一天都过着一模一样的生活，使犯人感到时间仿佛被从人生里凭空抽出了一段一样），对他来说好像没什么不好——

他的生活根本不向着某个意义而前进，而是像天地之间的野精灵一样，只是活着下去，（而毫无意义，（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思考意义这个问题、也不知道其他人又是怎么想到了要某个意义）。

出狱后，站在监狱出口门前，（不像其他犯人一样回到家中面对家人），面对着面前的土马路，首要的问题就是今晚去哪里吃饭的问题。

他是一个来到世间如同倏忽一闪的人



月落海

钩月一弦
沉入此间之海



钢卷铁海

钢蜷缩至卷
卷如海浪（抽象的、美术的海浪）

剑戟开花

少女手中捧着的花束漫散
而那花束，实际上是剑与戟
剑戟如同花一般漫山遍野与少女相配

深渊灯火

在那顶楼上向下看
看向那一条巨大的深渊沟壑
下面的深渊沟壑中，
灯火繁华如同流水一般滚动
一整个沟壑纵横中，无数灯火漫如大河，淹没填满了沟壑
那是上海啊

密集的楼房窗户，整体形成的分布弯曲如流动一般
那些灯火如同倒映在水中一样澄澈，如水一般燃烧如纯净

海上花

海上花，
这是喜聚不喜散的宴会，深处难掩的悲伤
我们的宴会美好如酒
而终究如同海上之花飘摇而渺小

如同海上一般的旷野上
那渺小的一角上，宴会，我们渺小地、美好地聚在一起，灯火璀璨、觥筹交错

如同大海一般的世界上
那城市的灯火粲然

如同大海一般的宇宙中
人类的地球上，大洲的灯光如星
在这浩瀚如海的宇宙中如同花一般

飞越傍晚的电线杆

在那暗淡的蓝与天边余温的红交界的白之间
那黑暗的电线杆，看起来像剪影、然而我不想去强调那剪影的黑暗感
而是去强调它在傍晚广阔的空气中
飞越向遥远着一个电线杆头
那电线杆头就在这里，然而它却在更高的一个位面上，已然飞越了这暗淡

在那暗淡的蓝与天的余温的广阔天空之前的广阔的傍晚世界的广阔空气中

海边散花

身在人间的祂

海边，大海一片深蓝

在那白色（带一点淡黄）的白石铺就的海边街

那紫藤萝花影绚烂，如同瀑布一般簌簌落下

祂随着那海风吹花，而大笑着独自奔跑

那白石铺就的人间一角的街道上，白日之下，人间热闹，又是平常的一天

（祂是天人、是一个“外星人”“局外人”，所以祂独自一个人感受到了这人间灿烂。启示着读者，这人间实际上的灿烂）

暗晚之下

天幕已沉，傍晚逝去，
天的大幕显示着最后的、黯淡得如同一片虚布的蓝，
天边余温已尽的、（透出黑色的感觉的）白色红（“白色”是傍晚的牛奶般的红的那种白的感觉）（重点在“余温已尽”）

人间已如燃烧后沾水的灰烬，如同腐殖质一般堆叠为一片纯黑

世界陷入暗晚的余温

暗晚之中的黑树

在那傍晚已尽，夜晚未至时的暗晚
那天的蓝色如同虚布一片，如同动画的一幕即将淡出转场，而换上黑色的夜
在那样的暗晚中
那苍然而放的黑暗的树，总让我感到莫测十分
镶嵌在那蓝之中的枝叶放然

宇宙瀑布

一柱大水注入宇宙无间
在那深渊无间的深远无垠的黑暗中
同样黑暗的那一柱大水流注

那大水如同稀疏的大树一般
一边巨然地向下流注，一边向四周绽出有些曲折的“树枝”，在那树枝灿然密集而放的世界里，一片世界绽然
(那无穷无尽的、如同银河粲然一般的黑暗绽出的树叶，同那树枝一起，在宇宙中绽出一片世界)
(注意，这里的绽放，不是把镜头怼到花前面小视野地看花本身的绽放姿态，而是整体在宇宙空中绽成的世界)

如同在树下，沿着树干看大树伸向暗晚的天空虚无中
暗晚的另一面：天空的蓝色如余火后的冷却黑暗，显得无垠而虚无

生活

啊，好几天没出门了——我伸了个懒腰，今天就出门买东西逛逛吧
我游过我身边生活熟悉的一切，在水中一般。顺畅地买了东西要回去

而我突然看见街角堆着的那一叠建筑管道
我之前并没有见过这一叠堆在路边的橙色塑料管道

我熟悉的生活的一切，仿若都已然成为剥离这个世界的温暖透明的水中的一切
直到这橙色的一堆管道让我重新呼吸到这冷的世界的风

生活 (2)

橙色的管道.....

天呢是否也是那橙色的管道呢?

那是让我不至于消弭于这银色灰色的世界之中,

不让我消弭于这平凡一切的世间, 如同一滴无色的水, 融化于世间千万卷黑白胶卷之间

消弭于这水中,

消弭于生活之中

让我作为这极其广大的世界的渺小一份子, 却是坚硬的、实实在在的一粒石子

而不是黑白胶卷的不存在的一滴水、烟般消弭的一片小小灰色

夜塔

月球与电线杆

在那背景宇宙的一片黑前
一根水泥电线杆头，如同被夜里车的远光白灯照着一般
那电线杆之后的宇宙中，遥远的地方，有一颗星星，渺小的土星

逸脱者達の無礙光

星辰旋转

继“月球与电线杆”之后

我站在街道上
看见那夜空中星辰点点
那笼罩天空的夜幕中
我仿佛能看见渺小的土星模糊的形状
从而意识到那深空遥远，正在我们上方旋转

我们与那土星之间
仿佛连着一根虚空的杆子，仿佛连着一根弦
然后那宇宙旋转，你就能感受到我说的悠远虚无的缓慢转动了
仿若我们都已被镶嵌在了我们此刻的位置和轮廓（无论是我们的世界还是土星），而我们之间的宇宙齿轮般慢
慢运动

夜中树枝

那街道远方的夜晚传来城市灯光的光污染夜空
微明的带红色的白
此处，那树上的枝叶，有一部分
花束一般洒落向那处
黑暗的枝叶稀疏而放，如同日本版画中伸向大海的梅花枝（这里的“放”是总体而看）
窸窸窣窣地在那染上了白色的微明夜空中泼洒了颜料一般绽放（这里的绽放是分别绽放而形成的整体花束枝叶分散的盛景）

树枝潮洪

那向我涌流而来的树枝
上下波澜起伏
如同水流的流束弯曲，
而有洪水之势
(以前的洪水或许是簌簌的、质感像是碎水瀑布，
而如今的，每一支都水流分明)

静止的绽放

那黑暗的树

在城市光污染的夜空中，在路边的电线杆之下

如同稀碎的烟花在空中分别噼里啪啦地绽放

而又有些浓密地聚合在一起

如同一点又一点不断滴下到地上时直接干结的墨汁，墨汁的“菊花一样溅开的手脚”绵密，如同噼里啪啦的响声

而整棵树，黑暗地在夜晚中静止地伫立，仿佛绽放凝固在了黑暗中

如此肃穆，即使在这荒诞得它随时有可能被砍倒、木屑飞散而成为俗物的人间街道

（不是被做成了东西的那个“俗物”，而是被人间的力量无奈地砍到、在地上遵循着物理法则被蹂躏而毫无想法的客观的东西）

伸入搅荡在夜渊中

(此处的夜渊不像之前一样强调深与暗，而是像爱深海中、底部还有白色的灯光照明 微明渐变、仿佛能听到潜水的呼气声的海底一般)

那夜渊之中

这是夜渊的深处

那一根黑暗的石柱，

在夜渊如水般流动、透明、冷得晶莹的空气中

(竖向构图16比9) 斜插在此，如同一些场景插画中云海上斜插的柱子一样宁静寂静

而它本身的黑暗，也仿佛能让人的手深入水一般的蛋糕丕一样的黑暗

静静地斜立在这里 (夜渊深处，被潜水镜着凉底部一般的地方)

在这薄若烟霭的傍晚中

天边淡淡的橘色粉红
白色的橘色轻扬
薄若烟霞

空气浮着一小片薄薄的炊烟与烧火的灰烬味道

在那傍晚中飞翔
作为一粒沙米，小小地略过笼罩这世界的晚风

创作

非常有用！就是不拘一格地用语言捕捉描述
不放过那些极其微妙、你看了之后心中稍有异样（而转瞬即逝变味“平凡”“正常”）的感受

要点：

微妙的、未被诉诸现存语言的感受
不拘一格
捕捉
全部

仿若在笑

仿若在笑时的嘴部肌肉皮肤一般延展绽放的黑暗的树

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四方绽放，枝条如笑线延展

3比4构图

枝条向两边延展开来（上下当然也没落下）

而期间叶如雪般簌簌盛放

黑暗的树

在那微明的夜中（比之前说的光污染更黑暗，这已经是夜本身的“不够黑”了）

绽放如潮水

接“夜中的树枝”
那树枝向那方向流去
绽放「本身」如同潮水一般

乐器

"所谓乐器，其实就是发声的器具

最开始在特质化为器具之前，也就是发声的东西

也就是说，能发出不同的声音、以至于只要是能发出可分辨的声音的东西，都可以是乐器"

"太大而化之了吧？"

"啊，下雨了呢"

"远近不同的琉璃交响，按你的说法"祂笑着说

("一片琉璃的深渊森林啊.....")

竹竿上飞鸟

他携带着一根竹竿
向地上一撑，便像飞鸟一样站立在杆头

带着那样长的一根竹竿战斗

向墙上一撑
便向竹竿的另一段猛冲过去
不断地接着竹竿的反作用力，轻盈地来去

带着那样长的一根竹竿战斗，
这根竹竿，对双方也像地形障碍物一样，
他便操纵着这对双方都是妨碍的东西，炉火纯青

趁对手抵挡他的猛冲攻击，一时陷入硬直时
他把那根重竹竿一甩，被竹竿甩出的圆弧带起，顺着竹竿的绕轴旋转转入对手后方

鬼は悠久の山に (悠久山上鬼)
即是战斗曲，又做得如此清爽悠扬如天

手虎口的优美流线

把食指尽力伸直着向下（只动指根关节）

把拇指尽力向上

虎口处呈现出优美的线条

超市

超市的灯光在面包的透明包装袋上流转
那面包，无言，无感，无抱怨地静静堆在一起。

老君

是一切存在的化身
是世界对他们所讲的语言

冥河上

冥河上那人
左边的身体露出女性的乳房
生者的鲜活？披着人皮的祂

树浪开花

那低矮的树
如同冲上礁石而绽放的雪浪

簇拥如雪的中心
四散延伸的几支枝条，便让整体如爆炸开一般
而中心又保持着雪浪的紧簇
真的和雪浪一模一样

落英小径

这条路上没有花（标题为“落英小径”，第一句就直接说“这条路上没有花”）
只有四色的落叶散落如花，一道斜照的夕阳落在这如同人工塑料绿色的草地上
如此“冥”



雪山燃烧

雪山上的雪如燃烧一般
但并不是简单地颜色像燃烧
而是这颜色启示了，那山上雪本身就如同水一般纯而燃烧着

雪本身就如同燃烧
落雪的雪粒也是如同燃烧
那大雪之境也是如同燃烧

那山上的覆雪如同一片颜色的水流

山上的覆雪（从大视野来感知）如同夕阳一般辉煌
而雪本身如同 绝对纯净的火（火这种东西本身的绝对纯）一般，静静地存在

理

"有人曾经想要把数学归类为艺术的范畴。因为你看，数学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纯粹概念和语言的游戏。数学对于一个结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判定的标准通常是“是否优美”、是否简洁优雅。而没什么其他的、现实的验证手段"

"所谓“现实的验证手段”很简单，看现实情况是否能够相符合于数学的符号指代，然后看看它们是否按着逻辑的推演而运转即可。"

"但现实情况往往与逻辑上的理想情况难以严丝合缝地相符。推演所做的假设实际上在现实中也难以满足，所以工程学和物理学上更注重是否有效，而不太注重其是否在数学上绝对严密。"

""理"这个名字对数学再合适不过。甚至于把"理学"这个名字专指数学也并不过分"

"理".....数学是"理"的游戏和学问。



阴影铺散

那棵树的阴影，受阳光一照
大面的扇子一般贪婪地展开，盖在了地上
向外穿刺爬动的边角，仿佛想把这巨扇的扇面继续拉大

(强调其大，强调其薄，强调其 overwhelm 的铺盖)

发光

发光的原理，是单个原子的跃迁
而太阳.....

这样的震撼无需言表



龙

(第一次看见这张画时我没看见阴影里的脸，而是把向下的“蚊子嘴”当做是脸，所以不是龙)
他脱下帽子

啊啊，那都市传说中的龙，只是他吗
我与他对峙着

松树瀑布

那青松的枝条，如同瀑布的碎浪白花

植物界中的泼水节

一整棵大树干上，万水泼下

整棵松树在顷刻间如巨大的浪花般垂挂绚烂

如同喷泉一般，整体地飞漱而下

从空中看来，各个瀑布枝条向外抛物线而去，“缓慢”地坠落

镜头：迅速地顺着这“坠形喷泉”向上飞，而到达尖端，白色的水的尖端尽于天空

创作：求而不得

如果你看见一个东西，比如盛开的枫树，
你第一反应已经有了之前说过的微妙的感觉了，
而之后如果你想硬看着那树去“想起它”，去“产生它”，那么那种感觉就会越来越离你而去

你要和那棵树静静地待在一起。

下午

下午的日光斜照楼房

摩天楼的一脚，在那楼之下的建筑群中

我看着那被午后的阴阳割开的摩天楼脚

（楼脚，因为有我面前的一个建筑到了我我目光里的楼脚的半腰，所以此建筑的投影在我的面前的画面里就把楼脚割开了一半）

时间显得如此漫长，仿佛这午后的凉风能够一直吹下去，这阴影阴凉里的世界是脱离于世界而永恒的

祂出现了

物理性地割开事物明与暗的两半

眼前的视野，从一只摩天楼的一角，变成了整个下午被斜照的午后的阴阳割开的楼群

霎时间上下分离

雨日沽酒

在大雨中沽酒的他
(奔跑着，接大雨为酒)
在山野中的狐狸

日海与夜

古きユアンシェン (靈界トランス)

白日淡蓝如白石的大海

在那黑夜下波澜起伏

阴境

那割昏晓的家伙与天呪战斗

在那昏晓分明的，斜照的，永恒下午

一切都缓慢下来了

被那午后沉沉的日光斜照着的，这眼前的日常的小区里的一切，将凝滞下来，成为永恒

在建筑斜射的阴影里，祂割出一片阴影内独立的区域，“外面”顷刻间变为一片黑暗

祂与天呪在那一座建筑的阴影里战斗

割开了明

只要之前阳光所及之处，也就是各楼的上半部分被保留了下来

以及那个小区广场，午后斜照的小区广场

在那斜照的小区广场上，他们两人战斗

景象奇异之处除了斜照的午后广场之外，还有其他建筑的下半部分一片纯黑，

他们仿佛在一片建筑上半部分漂浮而起的黑色深渊上战斗

站在那深渊的圆形平台（小区广场）上

天空一片黑暗

旋转光碟绽放

那棵细松，疏枝疏叶
细主干笔直地向上刺去，
生长而升起

在升起的过程中，“片螺旋”式（像削苹果的旋转的皮？只不过这树是每片螺旋时刻水平的）地甩开一条条水平枝条（如同在螺旋曲面上采样直线），
每条枝条在水平面上展开次级枝条和枝叶

下大上小的金字塔
向上螺旋升去，同时顶点处的尖向下裙摆式地生出螺旋式的圆平面枝条

那尖顶一条，上升天空

向下，向天空流去

那树只剩枯枝了啊
很标准的正V字形呢……从剪影看来
它的枝条向下，次级枝条分叉之后仍然如流水一般向下流动
向下流向天空

说到底，
那天空说不定是它们原本的地方，是它们只剩枯骨瘦肉之前的故乡

谁说那树向下流落枝条的天空不可以是下方呢

楼后无物

那里就是天空了
祂指着远处的那边
那矗立在远处的天空下的楼后不再有事物
那蓝色空旷

话说，在一片只有蓝色的蓝天之下，斜照在日光中的楼房
澄黄的土色楼房，窗下的窗台是红棕的，窗户反射着现代玻璃面的蓝光，被斜射的阳光变白了
一面纯粹地就这么整体地在阳光中，一面于是就这么在阴影里
在一片蓝天之下矗立的15层楼房
这样的情景也很有感觉啊？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我看那勇敢地、近乎于过分地长伸如阳光漫溢的空气中的大树疏枝

(几乎是从道路的这一边伸到了对侧，伸到了道路对侧上方的天空下的空气中) (对我的感受来说，慢风吹拂，空气澄澈)

上面中下等稀疏程度的阔叶

绿色晶莹地流动闪烁

显得晴日灿烂

(树伸出的悬吊在空中的疏枝灿烂晶莹在空气中，显得这晴日与空气也灿然澄澈)

城市连山

从这地面平远的城市
越过那远处的电线杆
遥望那远方天空下青黛色的山

アガルタの風
(城市枝诗)

妈的

就当场看着这现实的境，
看自己的文字都难以还原就在眼前景象的十分之一，完全失真了，信息丢失了无法复原
啊啊啊啊

现在的你，或许能做的最重要的事，
就是记住你此时此刻的感觉极其重要，以至于伟大
不要在未来想：实际上过去的东西，过去的那些东西只不过是我没见识，根本没什么

只有你表达技术的问题（导致观众的不理解），只有你记录能力的问题（导致你自己无法回想那种感受），而没有这些东西本身的问题，切记！

被意像所蒙蔽

看见阳光下的那树时

我只能想起“金色的蝴蝶翻飞”，只能想起这语言本身，而欣赏不到它本身的美了

一般人被通常的语言所蒙蔽，而寻求突破的我也被自己所创造的语言所蒙蔽

这样，你的创作所制造的词汇不会指向现实与境界本身，而是会如同成语一样被普通人滥用。

不过，或许那也不错吧。

小镇

为这小镇而作的诗

我爱死这海边的小镇了

青空下围绕着碎黄野蒿草的白色火柴盒房子

海边，上山上坡的有些裂隙，裂隙中有黄色的蒿草压平的公路，它是个微微的曲面

青空下的电线杆

晴天白日

如枝与诗般的祂

在那晴天白日之下

祂静静地坐在那一片空远得虚无的青天之下（天空向上延伸得无止无终，空阔的感觉像一个没有顶的大腔，阳光从上充溢着整个空远的境界）

祂静静地坐在那

静静冒出飘摇在青天之下的轻烟的烟囱上

（因为发电厂烟囱在青天之下如此小，以至于冒出的浓烟在一片蓝天下飘摇，红白相间的条纹虚化偏蓝偏灰，仿佛灰烟囱。）

祂回头看着我

就这么毫无言说之意的、没有意义附加地看着我，只是在进行看着我这个动作的存在

（被这么看着）我应该慌张吗？但我感到内心深处的宁静。

（慌张是社会意义上的，生物本能上的，是人对被看着的附加含义）

（而我天空下的宁静才是这里的重点）

一片烈日晴空

天空如毫无遮拦和收敛的海一般向上无限地延展开去

我不记得我在多久以后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的路上有什么

或许我已经永远留在那里了吧

我洗弄着面前的碗筷，想着。

雨中人

世界像一场大雨
何处是岸呢？

space engine

一次摄入太多的“世界”的信息
会导致我无法深入对单个感觉作诗，大脑把这 overwhelm 的信息统一化处理了
那样会导致无趣。

2023-12-08 Fri

陌生的宇宙

2023-12-08 Fri



火车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世界创造如此：只是星球的部分光照
却如此均衡优雅美丽

圆细勾
圆得均衡完美
勾而细得无可断裂，毫无焦虑
是“完美”“悬吊却均衡”最好的诠释

吐气

无限的泳池之中
我们要游不出来了啊，要浮不上去了啊
那水顶的微光游荡着撒下到方格池壁上
无声的绝望，水里。

天呪突然把嘴亲上了我
决绝而果断地把气给了我

エレクトリックヘリテージ (Electric Heritage)

他的气越吹越紧
身体越来越被压着痛
眉头皱紧，吐尽最后一口气

他无声地沉了下去，看着水顶
我迅速直接而无声地向上浮游
构图

学游泳

天呢不会游泳，所以我带祂到露天游泳池

“哼，在水中扑腾几下，有什么难的……”

“哇啊啊啊——那种东西没有底啊？？！”祂在腿点入“虚无”的、毫无支撑的水面中时，心里一惊，又被我推搡入水

作为一个“陌生的外星人”，第一次全身要进入水中的感觉，很奇妙呢

像是进入了一个虚空本身就是限时致命的宇宙，无处可以（以是“凭借”的意思，“依”）。会游泳的人，其实是认识到了水中只不过是另一种凭借罢了

“有本事你来啊？！”

“哈哈哈，你看我”我想要示范给祂看

“喂，你也别一下扎下去，用腿先试试看……好啦”祂脸红着说

祂所害怕的危险，所以以自己担心我的安危

水中

水中，是个隐喻

在这四周黑暗的无限的水中
没有波澜，全然均匀
黑色不是一种颜色，而毫无颜色的水也一样
这四方蔓延，无始无终的水，如同长夜一般漫漫

毫无伊始，毫无依靠的宇宙四方是如此
毫无依靠，毫无意识的存在，
一块存在于世界中的石头。
“存在”是如此

这也是，死亡的隐喻

而祂的能力是？照亮夜晚程度的能力。
照夜清钟

令事物明亮程度的能力

(不是天呪的能力)

雨轮

雨轮的能力文本：使花沾上水程度的能力
令花着露程度的能力

四月雨轮

万物一片银雨湿润的世界
银色的湿润世界
花开明亮

游轮房间

房间的六面墙壁如同一个丢进水中的浮方体
像水中的轮子一样六面旋转
六面反复旋转，依照不同的速度缓缓急急眼花缭乱
而究其原因，是因为房间的六壁变成了海洋
变成了无限与沉浮的东西

如同圆形车轮旋转便可遍历万里道路
这房间的六面也变成了无限的海洋
不断地旋转，而我们并没有在原地，而是向着远方被冲击而去了
我紧握着这噩梦中的床，我唯一的一叶（没有四边侧叶的、四边暴露在海洋之外的、毫无保护的、与身体的大面积比起来像两只小夹子连着细绳子的双手紧抓着也无法让身体待在上面的（那双手握住布料陷进去，也像个小小的夹子一般不足以支撑身体，身体在床上随时都准备滑动））扁舟

钢丝_天空独舞

小丑

以往的小丑，仅仅是作为一个符号存在，作为一个词汇存在
符号和词汇是没有人格的。只能作为脸上的油彩和面具被记录
作为欢乐的代表也好，作为怪诞的符号也好，作为盛大的游行的象征也好，作为恐怖也好

“你这小丑倒是个帅哥呢”我坐到他身边
眼睑边的油彩并没有掩盖住他的眼睛
他还是个人。

他并非以小丑为职业的人
而是本身就是小丑，而却也是个人

隐喻

我们生来就是一团无知也只能本能爬动、随机的肉球
如何说话，如何行走，如何交谈，逐渐开始把自己 fit 到能与“社会”交互的面板里去，
如同攀岩一样，攀住了一块块公共的、已经建立好用于公共交流的词汇、动作、生活
我们逐渐成型，成了社会之形
我们所能表露出来的部分，只有成为公共符号的那一部分，其余部分——那不能被诉诸公共理解的（“不能”：
即是不能如此，因为如此社会就要崩溃；也是不能够如此，因为没有词汇）无知野蛮的肉球，被逐渐消解
我们渴望爬行的、无知无欲的、难以理解的部分
我们“本来”的样子

我们所在社会中，能被参观和理解的部分，
即是符号，即是被符号武装起来的小丑

他在天空下的钢丝上站立
音乐一转
他在偌大的天空下独舞
仿佛要坠落钢丝绳

小丑

人神，婴儿神，怀孕神，胚胎神

符号神，社会神，公共神

操作面板神，词汇神

喜神、怒神、哀神、乐神（因为喜怒哀乐是庸人的四种局限的、粗陋的情感概括，也是最公共的，最容易理解的符号，也是符号意义最广泛而空洞的词汇）

小丑

不要忘了那个无知无觉的黑暗的世界
祂耳语道

将人类从存在，化为胚胎而接生到这个人类世界上的祂
将人类从那无知无觉的月夜带到“日光”运行而成的人间

日神

日光运行
而成人类所处的世界

使得感官与感知被构造
使得万物可以被作为感知和概念被把握
可以说是人类的父神，是人类所能处于的世界的缔造神

使得万物成为光象、音象、触象、理象而能被人类所处于

日

生息神，气息神，也就是赋予人类鼻息的神
万物以息相吹

地神

那城市如同潮水一般起伏
无数的混凝土楼房高高低低长长短短宏伟平坦伸缩不停
如同音浪一般明灭

那楼房面貌的变化
如同暴风雨一般吹
那在“暴风雨”中的楼房，在顷刻间千变万化，
变成过去的房子，变成70年代香港的巷子，变成现代的房子，变成老旧的房子，
房子的面貌变化形成了暴风雨（而不是“处在暴风雨中的城市受暴风雨影响而变化”）

坤神来了
那城市的明灭与起伏更有了……节奏？
如同心脏鼓动
那地球上，灯光所汇聚成的血管，地球如心脏一般鼓动

刺绣

一根一根的针，用“点彩”的方式，对每一点都施与一点的、确定的色彩，从而形成一整幅可识别的图画
把“精”字写在脸上了

用针收紧线结来画画，
想象一下密集的线结在一霎间收紧 成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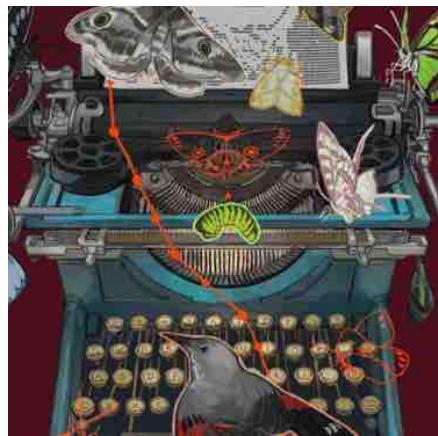
钩月与几何学

银钩之月，如同几何学
钩月如此优而美，钩月的发音是“优”

如同一个细圆的均衡，和细轨道的“那种感觉”
那边缘仿若是夜空嵌入了月的四周，铁钩一般
而向内如同落雪一般散化开来，又如此锋利，如同刀面向刀锋的缓慢利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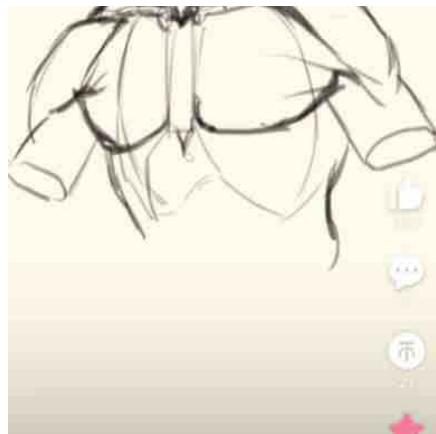
天呪与月伫人的战斗
如同钩月，如同几何学
在那月一般的战斗中醉了
在那几何学「之内」的酒神之醉
连吧嗒一声都没有的精密圆滑连接，全然均衡的整体轨道
那是“完美”
焉能不醉

(我不是再说“数学很美”这种俗套话
而是具体地在欣赏这种可以说是深不见底的「这种」美)



武士

打字机，第一眼看成了武士的帽子
打字机的复杂感和武士的繁复装饰有共通之处呢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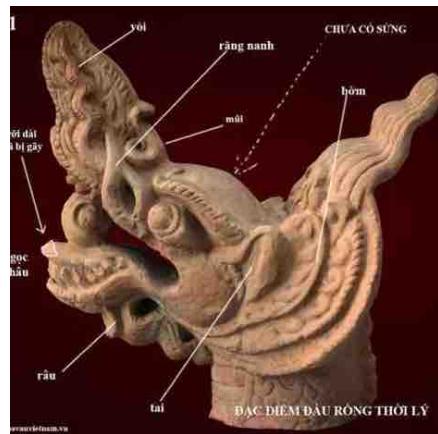
现有的画肌肉的办法都是更多地看皮肤上面的体积，而不看肌肉束

那么我有个想法，就是在表现体积的排线、表现质感的排线、表现粗糙和小凹凸的地方，以它们为借口顺着肌肉束排线

表情星夜

比较剧烈的表情，脸上的褶皱和肌肉皮肤扭成一团，具有极强的势能感（并且还有人类对表情的识别加成，更有感觉了）

那么多人的表情就可以滚动起来，成为梵高星夜一样的扭动



可不可以有螭吻专用束具

专门拘束螭吻的拘束具

要是专门为唯一的祂设计的就更色了